

华丽人生

ル・ヴィタール

伊坂幸太郎

星野奈津 译

RUSH LIFE

伊坂幸太郎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华丽人生

ラ ッ シ ュ ラ イ フ

〔日〕伊坂幸太郎 著

星野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4901

Rush Life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5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丽人生/(日)伊坂幸太郎著;星野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143-3

I. ①华… II. ①伊… ②星…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3492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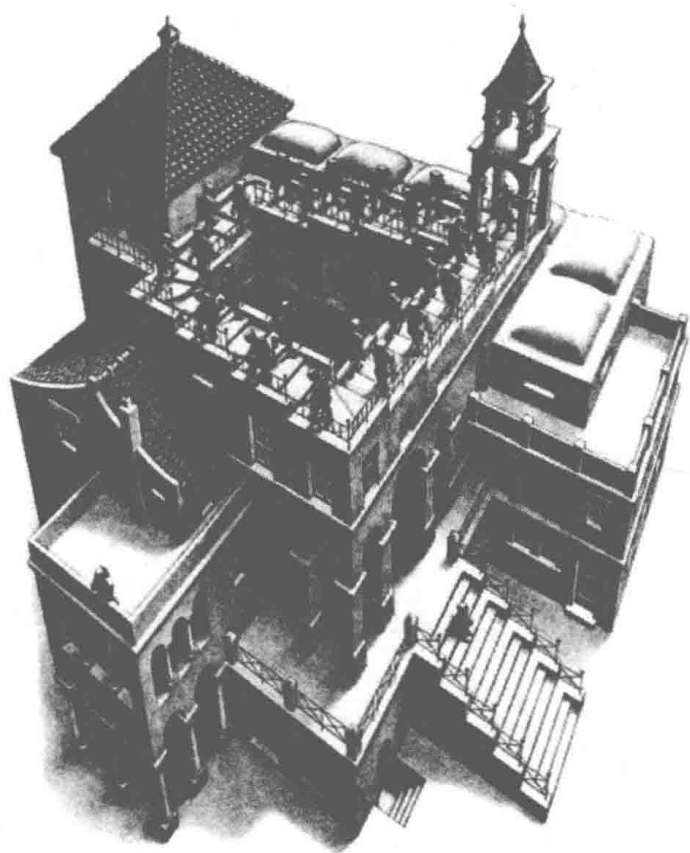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143-3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荷兰版画家 M.C. 埃舍尔作品《走不完的阶梯》，出自《M.C. 埃舍尔的魔镜》（德国塔森出版社 25 周年纪念版，2007 年 1 月出版）。

lash

名词：挥动，（机械可动部分之间的）仓促摆动

动词：激起，突然摆动

lush

形容词：丰富的、繁荣的、华丽的

名词：酒、酒鬼

rash

形容词：无级别的，轻率的、鲁莽的，不计后果的

名词：疹，同时大量出现的事物

rush

动词：急速完成，仓促完成

名词：突袭，仓促行动，涌动

* 本书日文原书名中的“ラッシュ”发音与英文 lash、lush、rash、rush 近似。

以上释义摘自日本研究社《领先者英和辞典》。

人生 | 故事开始于最高时速二百四十公里的地方

0

志奈子看向前方，车厢的自动门刚好开启。“噗啾”响起的漏气声，就像是新干线五〇〇系“希望号”^①发出的叹息。

户田回来了。她慌忙把视线转向窗外，但那人的身影还是闯入了视野。肥硕的六十岁男人——她下意识地想要别开脸。其实那人中等身材，可以算是偏瘦体型，但他爆棚的自信以及盛气凌人的走路方式就像是有着过剩的脂肪。他穿着花哨的毛衣，深黑与黄色相间的条纹图案只彰显出他低下的品位，但如果听说他竟是往来于日本银座与欧洲的画商，却又会神奇地觉得确实像那么回事。

户田在他身边座位坐下的瞬间，呼吸变得困难。虽然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她却仍感到局促。对一个二十八岁的成年人

^① 五〇〇系“希望号”：NOZOMI500系，新干线的车型之一。

而言，第一次搭乘绿色车厢不算奢华。

她的视线游移着，不经意间落在户田手中的报纸上。

报纸上有一排不怎么和谐的新闻：“盗窃犯正在前往日本北部”“仙台市内杀人案件的后续报道”“夫妻二人共同掩藏尸体、尸体有整形痕迹”。

好消息也不是没有。“中国香港彩票大奖四十亿日元得主可能为日本人”，所占篇幅虽小，却令人精神一振。

“好厉害啊。”她说了一句。

户田看了看报道，用鼻子“哼”了一声：“总是嚷嚷着不景气、不景气，已经不景气了这么久，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标准状态吧。小孩子就算在一次测验里拿到了满分，但如果之后都只拿五十分水平，那么这个孩子的实力就是五十分，没错吧？如果这样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这就是常态。一个国家如果尽是一些守株待兔的蠢货，那就没有未来。而且，说什么失业率，是谁规定这个社会必须给所有人提供工作的？至少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规定。人口众多，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是，并不是，”志奈子终于插嘴道，“我是觉得那个中了四十亿日元彩票的报道很厉害。”

“这个吗？”户田扫了眼报纸反面，“真走运。”

“如果户田先生中奖的话，会开心吗？”她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

户田的皮肤光洁得完全不像已经年过六十，他露齿一笑。“越有钱越幸福，”他说，“四十亿啊……你也想要吗？”

“这个嘛……”志奈子笑了，“那是肯定的。”

“你想要，我就给你。”

“您真会说笑。”

“只要你为我做足够多的事，我当然会给你。”

志奈子无法正视户田的脸，一股仿佛被他强行抱住当场扒光的不适感油然而生。

这一次，她说不出“您真会说笑”了。若有人与挫折和失败无缘，当非户田莫属。只要有崭露头角的海外画家，他就会立刻与其签下终身合同，不断地抢到看中的画作。他足智多谋，老奸巨猾，无论是和其他年龄相仿的男性还是和其他同行比，都表现出了凌驾其上的手段。

户田原本是“户田房产”的第三代继承人，从出生起就被当成遍布日本全国的房地产企业继承人来培养。“即使没有自觉，狮子的孩子也会被教导自己是狮子，”他经常说，“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要活下去，就必须有钱。”

但是，他不是那种仅仅安于经营房地产的男人。他在拓展房地产生意的同时进军了美术界。虽然志奈子想象不出他有着怎样的计划，又有多少胜算，但户田作为一名画商，的确很快取得了成功。

对于有前途的画家作品，户田总会先下手为强地取得购买权。而且，买下之后他不会立刻出售，而是耐心地等待市价上涨，然后卖一个大价钱。这是有雄厚资本才能实施的做法。她回忆起那个曾说过“对户田先生来说，画只不过是一种股票”的男人，他曾表情悲伤地说：“户田先生大概觉得，那是用颜料描绘出的股票吧。他相信画的价值不在于想象力，而取决于股价的位数。”

“听好了，”身旁的户田依旧说个不停，“爱情也好，宠物也好，都能明码标价，只要慢慢抬价就好。即使是你，不也算是被我买下的吗？”

她无言以对。志奈子背弃恩人，与户田签约，这是事实。

“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只是因为不喜欢旅途中的嘈杂，他就可以轻松地买下一整节绿色车厢的所有乘车券、特急券和绿色券^①，事实上，志奈子看到户田就是这么做的。他还会贷款给政治家。他会因为某个议员虽然头发稀疏却对自己深深鞠躬并突然打电话而为其安排贷款。事实上，几十分钟前，志奈子就听到他发出过那样的指示。

“今天预定的是怎样的行程？”

“把你介绍给仙台的客户。”

他的脸粗鄙地扭曲着。他的确对我的画毫无兴趣……志奈子心情低落。“你不能放弃画画。”她回忆起那个曾经这么对自己说的男人，那是曾在户田的画廊里工作过的员工，虽然没钱没地位，却懂画。他热诚地欣赏过志奈子的画。

“《系》这幅画非常棒。”最后一次聊天时，他赞美了志奈子的新作。他理解了她倾注在画里的思绪，还说：“它有接力的含义吧？人生就是为了把接力棒交给另一个人。我的今天牵连着其他人的明天。”

他总是关注年轻画家，期待能代理虽不畅销却优秀的作品，所以她并不意外他会从户田的画廊辞职并独立门户。

“我想为你们这样的画家开一间哪怕是很小的画廊。”他尝试去创业。他曾相信，这个社会凭靠人与人的关系，最后也能顺利。

但结果，他的画廊没有开张。他所期待的所有画家，没有一个理会他。

① 乘车券、特急券和绿色车厢券：日本的电车车票上，乘车券表示普通车票，特急券表示可以乘坐新干线等特快列车，绿色券表示能乘坐绿色车厢。绿色车厢是指新干线上比较舒适豪华的车厢。

过程简单得令人丧气。他被所有信赖的画家背叛，没能在自己的店里挂上一幅画。从此，他销声匿迹。

那个时候，户田让人见识到：他凭借金钱的力量就轻松摧毁了一个人的梦想。

“在东京吃了晚饭后就去仙台吧。”

行程计划完全由户田说了算。户田是在两天前打电话给志奈子的：“一起去拜访老客户吧。”她不可能拒绝。

“你知道《华丽人生》吗？”过了许久，户田开口道。

“那是什么？”

“歌，是一首歌的歌名。你不听爵士乐吗？”

“不，我不了解。”志奈子摇了摇头，对假笑的自己感到厌恶。

“科特兰演绎的名曲^①。华丽人生。繁华的人生。不是很好嘛。我能肯定地说，在这一刻，我享受的是比任何正在其他地方生活的人更繁华的人生。”他的笑容看起来很幸福，“想象一下，愚蠢的失业者自然不用说，还有自以为干得很好的小偷和宗教人士。总之，现在，这一刻，我过得比任何其他活着的人都要滋润。”

* * *

黑泽刚要走出公寓的房间时，留意到玄关口夹了张传单。他抽出后看了看，发现来自公寓的业主委员会，上面写着“盗窃案在仙台也频频发生”。简而言之，就是在呼吁公寓住户更换

^① 约翰·科特兰：美国著名萨克斯风演奏家，他演奏的《华丽人生》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版本。

门锁。传单上印有圆柱形转舌锁的照片，并配上了“钥匙孔为纵向‘く’字形的门锁十分危险”的文字。真是麻烦。他哑了哑嘴。

盗窃团伙在日本出没是最近的事。和那些理所当然地把门装上两三道锁的国家相比，盗窃者就算加上交通费，也是在日本比较好赚吧。

或许是因为在东京渐渐没法得手，盗窃团伙便前往仙台肆无忌惮地四处行窃。而结果就是，黑泽盯上的家家户户也都在玄关上加了两三道由叶片锁芯与边柱组合而成的、非常棘手的门锁。

他穿上鞋，把传单折起塞进口袋，出门。

这群拉帮结派、一味贪钱而反复作案的盗窃犯，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也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一面镜子。黑泽的脑中忽然现出这样的想法。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效率和利益。如果是那样，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以什么为优先呢？“美感吗？”他忍着笑给出答案。真是迂腐。

他锁上门。与此同时，隔壁的房门猛地打开了。

这是他第一次和邻居打照面，不由得呆然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是隔壁的黑泽。”那是个年轻男人，二十多岁吧，脸色苍白，是通宵喝酒了吗？看起来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深蓝色的衬衫皱巴巴的。昨晚隔壁房间里动静很大，说话声也很响，或许是办了什么宴会吧。

那青年也一脸吃惊。他向黑泽打了招呼，但声音小得听不清。然后他想了想，问：“对了，你能帮我扶一下门吗？”门？黑泽不解地侧过头。

“我朋友喝多了，我得把他背到楼下去，”青年有些担忧，“这扇门，手一松就会关掉。所以如果你能帮我扶一下，就帮大忙了。”

黑泽耸了耸肩，沉默地如对方所请，扶住了门。

对方小声地道了谢。也只是黑泽觉得对方应该是在道谢。然后，青年又一次走进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半拖半拉地背着一个男人走出玄关。酒味很重。年轻就是快活。

黑泽撑着正好抵达的电梯门等着，注视着青年背着他的朋友走进电梯。或许是醉得厉害，被背着的那个看起来像坏掉的提线木偶般摇摇晃晃。大概是打算马上回去，青年没有锁门。真不警惕。

对黑泽来说，观察就像是一种习性。只要有人擦身而过，他就会观察并做出种种推测：钱包里装了多少钱？家里有多少财产？有家人吗？喜欢狗还是猫？喜欢存钱吗？信赖银行吗？这家伙真的是男的吗？等到真的潜入对方家里，发现自己的想象与他们的现实相一致时，他会获得一种比工作更甚的成就感。

电梯门关上了。他举起手向青年打了个招呼，但对方似乎并没有注意。

而他留意到有纸片掉在过道上是在那之后。虽然他期待那是纸钞，但并不是。或许是从那个青年、或者那个被背着的男人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

是一排看不懂的文字，还罗列着数字。此外还有汉字和符号。他想大概是在海外发售的护身符或签条。透着光看去，也不见有什么东西浮现。他用手指捏着纸片摇了摇，再回头看向电梯门。他开始想象，刚才那个青年莫非并不是日本人。

他把纸片翻来覆去地看，烦恼了许久，最终就这么塞入了自己的钱包。

写有外国文字的纸或许能给自己的钱包带来好处。他想着这种蠢事，合起了钱包。

仙台车站前排着长队。他边走边顺着队列望去，队伍一直延续到咖啡馆的入口。或许是刚开张的店，生意兴旺。

他不再关心那家店，快步走进站内。或许是因为工作日，游客很少。他乘着自动扶梯下到一楼，横穿过出租车上客点。耸立在车站前、塔一般的建筑物跃入眼帘，那是市政府造的展望台，尖而细的塔顶高耸着，甚是壮观。展望台自动扶梯的入口处上还挂着写有“在某个特别的日子”的条幅。黑泽怎么也不认为自己会有登上展望台的一天，对小偷来说，所谓“特别的日子”就是犯了错被当场抓住的时候吧。

周围的墙壁上还贴着“埃舍尔展”的海报，他是以视错觉画而闻名的画家。海报上写的是插画吗？是经常能看到的城堡画。

黑泽基本上对绘画之类的美术品没有兴趣，最多也就是会想到以前曾在意大利发生过一桩克林姆特的画作被人从天花板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偷走的案件。

又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人行道旁站着一名白人女性。把金发扎成马尾的年轻女性，穿着十分相衬的直筒牛仔裤。

黑泽会停下脚步，并不只是因为她是个年轻的美女，也不只是因为她看起来是个有钱又粗心的目标，而是因为她拿着块标语牌：“请告诉我你喜欢的日语”——她正把写着这些文字的速写本递给路人看。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他走近搭话。那名白人女性微笑着自我介绍，她是正在留学的大学生：“我正在调查日本人喜欢什么样的词汇。”

“什么词比较多？”虽然信号灯转绿，黑泽却没有离开那里。

“目前比较多的是，”她流利地说着日语，一边翻看速写本一边说，“像是‘梦’之类的。”

“之类的？”

“‘景气’之类的也很多。”她有些好笑地说。

“我也来写。”黑泽接过马克笔，让她把速写本翻到最新的一页后写下了“夜”。他在那一页的正中，堂堂正正地写下工工整整的这个字。

“‘夜’吗？”她抬头看黑泽。

“我喜欢晚上。”

“真有意思，”她说，“就像小偷一样。”

黑泽吓了一跳，又继续说道：“顺带，我讨厌的词语是‘锁门’。”

“锁门？”她似乎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不是‘巡警’吗？”^①

黑泽笑了：“那个也讨厌。”

然后他离开了。途中他看到一条狗，它看起来就是一条流浪狗，没有项圈。是柴犬吧？黑泽心想，很少看到流浪的柴犬啊。原本应该是茶色的毛，因为泥土与灰尘变成了灰色。车站附近很少有狗出现，大概流浪狗的数量本身就在减少吧，比在路上遇到同行更稀奇。他担心那条老狗会不会蹒跚着撞上车道上往来的汹涌车流。

信号灯再次转绿，这一次黑泽终于走向道路那一头。小偷不能和狗友好相处。他遵循自己的美学，不理睬那条脏兮兮的狗，朝着前方前进。

* * *

河原崎神思恍惚地望着开始拥挤的咖啡馆入口。透过大大

^① 锁门的日语为“戸締り”(tojimari)，巡警是“お巡り”(omawari)。

的玻璃窗，还能看到新干线的高架，下行线路的“迈克斯山彦号”E4系正驶入月台。

虽然手边的咖啡早就见底，但他也不能离开这家店。但作为一个靠拿奖学金勉强生活的学生，也没法下决心再点第二杯咖啡。第一杯咖啡是半价，他用了咖啡馆开张纪念时发放的打折券。

他在画画。他总是这样，用圆珠笔在街上发放的寻人传单背面画画。他草草地勾勒着眼前顾客们的侧脸、瞬间看到的“迈克斯山彦号”的身形。画画不是兴趣，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传单上是一名失踪男性的“寻人启事”。这名年轻男性似乎已经失踪将近一周，他的父母正在寻找他。看了看照片，上面是一个气色不太好的青年，也不是很高，像是一名小个子男性。

“大腿根部有手术痕迹”，看到特征上写了这么一条，河原不由得失笑。这是要人对一个陌生人说“请给我看下你的大腿根部”吗？上面甚至写了“缝了八针”，是要人去数一下有几针吗？

才开店的大型咖啡馆很热闹，座位全坐满了。

塚本先生到底有什么事呢？他思考。他很少有机会能和身为干部的塚本先生直接说上话，也猜不出自己被叫出来的理由。

上一次的集会之后，他在仙台的县民中心出口处被叫住，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站在那里说：“你是河原崎先生吧？有人在一楼的休息室等你，请跟我来。”

走到里面的房间后，却见塚本等在那里，他不由得“哎”地叫出声。